

Z121.7
Z73
1/43:

民國叢書

第一編
· 43 ·

文化·教育·體育類

中國文化建設討論集

馬芳若編

五洲書店

下

編

各方對建設中國文化的意見
中國文化建設的動向
文化建設及其他
中國文化的探討
文化之涵義

下編前言

馬芳若

在下編裏，編進的文章，是全書的第三，第四，第五，第六，第七五類。現在分別述明於下：

第一，就是全書的第三類，是「各方對建設中國文化的意見」。本來上面所有的文章，都是各方對於建設中國文化的意見。不過上面兩編裏的文章，是側重在批評「一十宣言」，和側重在批評「一十宣言」之外，再提出接受西洋文化以建設中國文化的意見。

本編所採用的文章，雖然也有批評「一十宣言」的，不過批評的地方少，提出建設中國文化的意見多。也有完全沒有批評宣言，純粹提出自己對於建設中國文化之意見的。本編可說是全書最重要的一段。

第二，就是全書第四類，是「中國文化建設的動向」。所謂動向，就是把現在中國文化建設的狀況，加以客觀的敘述，然後再提出自己對中國文化建設應走的路綫之意見。和上面一類文章的性質，是差不多的。

第三，就是全書的第五類，是說明文化建設與其他科學的關係。

第四，就是全書的第六類，是「中國文化的探討」。把中國文化的歷史，背景，特徵，特質，盛衰原理以及改造方法，加以探討。這些文章都很客觀，無論你是主張「復古」，主張「全盤西

化，『或是主張「中國本位」對於中國固有的文化，不能不有清楚的認識。不然，怎麼配談「復古」、「西化」、「中國本位」呢？』本書所以將這幾篇文章收進來，就是要把中國固有文化的真面目，揭發開來，讓大家認識認識。並且這幾篇文章，都是極有研究極有考據的作品。

沈巖先生的「恢復固有文化問題之檢討」一文，是贊成恢復固有文化的。看來確也『言之成理，持之有故』，可以做復古論者的代表作。所以也把他收進來。至於梁園東先生的『什麼是中國文化』一文，是他讀了教育雜誌第二十五卷第五號「讀經問題專號」以後，所寫的感受，對贊成讀經的人，加以駁斥。編者認為他的論調有幾點正可以作沈巖先生一文之否決者，所以把他放在沈先生文章的後面，讓讀者看了，去想想沈先生的主張是否可能，梁先生的理由是否充足；然後再想想現代的中國來恢復固有的文化，是否要得？

第五，就是全書的第七類，是「文化的涵義」文化這個名詞，是很抽象的，各方所下的定義，也不一樣。我們初學的人，對它的印象更是模模糊糊；所謂文化，究竟包含些什麼東西。這裏的三篇文章，對文化的釋說，比較還通俗具體，可以給我們做參考。

各方對建設中國文化的意見

對於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之意見

程天放

文化爲人類生活意識及形態之總和，故不僅學說思想，典章制度，及音樂藝術可稱爲文化，即農林製造，交通運輸，以及衣食住行之方式，亦可稱爲文化。根據此義，則吾人可將文化分成兩部份：即一部份爲含有世界性者，一部份爲含有國別性者。例如，自然科學以及交通工業醫藥等，即爲含有世界性之文化，美國發現一新原子，全世界化學家均承認之，德國發明一新藥品，全世界醫生均採用之，外國已發明火車輪船，則中國之獨輪車帆船自必受淘汰，外國已發明電燈，則中國之菜油燈臘燭等自必歸廢棄；此即所謂世界性也。至若政治制度，教育設施，交際禮儀，生活習慣等，則各國有各國之歷史背景，無法強同，亦不必強同，此即所謂含有國別性之文化，如英美同屬盎格魯撒遜民族，而英採內閣制，美採總統制，各行其是，各盡其長；英國大學注重自動研究，注重養成少數領袖，美國大學注重課堂授受，注重培植大多數實用人才，亦各行其是，各盡其長；英不學美，美亦不學英，蓋恐含己從人，反爲不善也。

明乎此，則知中國今日凡屬含有世界性之文化，必須盡量吸收他人之長，以補己之不足；至含有國別性之文化，則常求其適合於本國國情，而不可盲從他人也。故凡一切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等，中國決不能拋棄本國背景，而專模仿他人。過去二十年政治，則時而採總統制，時而採內閣制，教育則時而採日制，時而採美制，結果，他人行之有效者，往往至中國利未見而害先形，是可爲前車之鑑。至於藝術禮儀生活習慣等亦然。西畫有西畫之長，中畫有中畫之長，吾人固不可揚中而薄西，亦不必菲中而從西。西人男女，於公共場所接吻視爲常事，日人男女同浴亦視爲常事，吾人不必笑之，亦不必學之。西服緊衣窄袖，中服長袍馬褂，各有長處，亦各有缺點，不必強同。西人飲食用刀叉，吾人飲食用箸，吾人固不必勸西

對於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之意見

人磨刀又而用箸，亦不必自棄箸而用刀叉也。

最近上海何炳松先生等發表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宣言，主張不舊守不盲從，與余意大致相合。或詢余對宣言之感想，故書此數語，披露於報端，以就正於大雅。

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上海晨報

建設中國本位文化之我見

曾今可

讀了一月十日國內十教授的「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」之後，本來就想說幾句話的；後來因為到熱海等處去旅行，回到東京後就更忙碌，所以沒有空暇。可是，近來朋友們時常和我談到這個問題，問我有什麼意見；前幾天，外務省文化事業部，日華學會……等處之筵會，及日本文壇方面，亦有人和我談到這個問題，問我有什麼意見；這樣就促成了我寫這篇文章的決心。

「在文化的領域中，我們（豈但「我們」而已！）看不見現在的中國了。」這話是多麼的沉痛（但「沒有了中國」那樣的小標題，似乎欠妥。）在去年的年底，我已經說過：「現在的中國，只有文化歷史，沒有文化。」——從日本文化說到中國文化，發表於東京日華學會的「日華學報」二月號。

「要從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，必須用批評的態度，科學的方法，檢閱過去的中國，把握現在的中國，建設將來的中國。」

這當然是對的。但是說起來似乎很容易，做起來就很困難，關於這方面，我也在「一年來的中國文化」的結論中說過這樣的話：

「……舊文化中的優美部分，對於新社會是有益無害的……建設一個新的社會，不能把固有的文化完全拋開，對於舊文化，我們只應當拋棄那於新社會有害的部分，而接受其於新社會有益的部分。但是，舊文化裏面，對於新社會有益

的部分，是和對於新社會有害的部分同時存在着，混和着。所以，我們得先以科學的方法去辨別，然後再加以整理，這是一種偉大、重要，而又艱難的工作。……」（一月二十二日晨報）這方面我的意見也和十教授的意見是相同的。

固然，我們現在所當注意的是「我們怎麼辦」，但「我們的能力够不够」也應當注意。在過去，中國是曾經挂過各種的漂亮的招牌的，而中國依然沒有進步。這并不是因為他們不知道「怎麼辦」，他們也有過很得體的「宣言」——乃是因為他們的能力不够。

「不守舊，不自從」，我們縱然可以不折扣地做到，也還是不够——不够去建設「中國本位的文化」。況且今日中國的知識份子大都是不守舊則盲從。尤其是在知識階級中竟有着毫無知識的人：在國立大學裏面竟有着文理還未通順的教授；在許多地方，都是因人設事而不能因事擇人。（這也許是因為有能力的人太少吧）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所當注意的不是我們究竟要怎麼辦才好，而是我們究竟有沒有能力——我們的能力不够担任這偉大的工作。（這自然不是指十教授而言。「我們」乃指大家，即指將担任這偉大工作的全體。）

我以為，要建設「中國本位的文化」，必先普及中國本位的教育。教育不普及，文化則無從建設。試觀世界各國，沒有教育不普及而文化却很隆盛的。

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」，要建設一種良好的文化，必定要有許多良好的文化建設者；要造就這種良好的文化建設者，必需普及教育。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」，什麼教育即造成什麼文化。中國本位的教育（現代中國的教育）普及之後，中國本位的文化（現代中國的文化）便會自然地產生。

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上海晨報

如何建設中國文化

邵元冲

近年來社會上，對於文化建設問題，已有很普遍的討論，且已引起一般國民共同的注意。但是所謂文化建設的基礎，建設中國本位文化之我見

和路線，應該在什麼地方，應該怎樣去進展，似乎至今還沒有得到真確的結論。在一月份上海有十位教育家對於文化建設曾發表一篇宣言，其第一節標題說是『沒有了中國』，『當時初看見的時候，很覺得詫異，以為既然『沒有了中國』，我們究竟在什麼地方呢？後來看了文字的內容，纔知道牠所謂『沒有了中國』並不是指中國的國家已經不存在，乃是指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，已沒有了地位。但是這個論斷，從實際方面來觀察，是不是確切呢？固然我們相信這幾位教育家對於文化前途的希望很熱烈，對於國家出路的努力很誠懇，不知不覺就說出這種很有刺激性的話來，但同時在實際方面，我們覺得這個觀察批評，是有疑問的。我們如果說在文化的領域中已經沒有了中國的地位，那麼我們看看為什麼在這幾年或這幾十年困難艱苦的環境中間，中國民族還能够生存，不僅能够生存，還能够在愈嚴酷壓迫之下，愈是把奮鬥堅強的精神發揮出來。我們要知道這些隨時隨地表現的精神，就是中國文化結晶的光的炫耀熱的爆發。中國目前並不是失了文化的基礎，沒有了中國文化的地位，直截了當的說，還是一部份中國人失了民族的自信心，因為失了民族的自信心，以致對於本身的生活，對於民族與國家的命運，就感覺到完全沒有希望。只看見前途悲慘黑暗和沒落，不由得不使自己感覺到消極悲觀和失望。但是我們如果從另一方面來看，拿歷史的記載來看，從中外古今民族的存亡興衰的事實來看，就可以知道現在中國的文化並沒有沒落，中國民族也並不是已到了最後消沉的時期。

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，一個民族在危險困難的時候，如果完全失了自信力，失了為民族求生存的勇氣和努力，這個民族就失了生存的能力，一定得到悲慘不幸的結果。反之，一個民族處在重大壓迫危殆的環境中，如果仍能為民族生存而奮鬥，來充實自己，來糾正自己，來勉勵自己，大家很堅固很刻苦的努力，在偉大的犧牲與代價之下，一定可以得到很光榮很偉大的成功。

中國的民族或者可以說多少帶一些神秘性，幾千年來遇到無數次的壓迫侵略，始終能够保持民族的生存與地位，尤其是在艱難困苦時期，更有很偉大的光耀發揮出來，有許多為民族生存而犧牲的，有許多為人類正義而犧牲的，有

許多爲中國綱常倫理而犧牲的，由這些忠臣烈士勇毅悲壯的犧牲，影響到全民族，大家就從困苦壓迫之下，抬起頭來，找到一條出路，這是中國民族幾千年來所以能够屢仆屢起，不僅復興故國，而且能很光榮的發展的重大原因。

在這幾年的環境中，或是在近百年的歷史上，中國受了许多方面侵略勢力的壓迫，大家似乎是在種種方面感覺到自己的努力與落後，但是我們要知道在這些壓迫勢力之下，中國的一切也是隨着時代的變遷而進展，不必拿百年前的事實來說，就是拿近二三十年的境況來比較，已經可以看到很大的不同。固然現在一般國民的民族意識，一般社會文化的進展，在此重大的壓迫勢力之下，我們不能肯定的說，已經具有再造成復興的能力與把握，但也不能因此就說中國已失了文化的基礎，已失了文化的精神。

目前的中國，因爲在物質科學方面不能和人家並駕齊驅，以致受重大侵略勢力的壓迫，因此一般教育家就提倡科學化運動，希望在實用科學方面，有加倍的能力與收穫。但是我們對於物質科學的不如人，固然要積極的訓練和準備，却不能因此就失了民族的自信力，我們如果完全丟了中國固有的一切思想文化，單在物質科學方面去努力，這種結果，我們還是同樣的吃虧，而將來所受種種痛苦，也許比現在還嚴重。近代物質科學進步的國家，憑藉物質科學的發達，增加了軍事政治經濟的力量，也就是增加了侵略的力量，對於那些弱的國家和民族加以嚴重的壓迫。但是這種侵略勢力的本身，是否能永遠保持呢？尤其是在這些侵略勢力的本身，是否其自己的每個單位的人民，或大多數的人能够享受侵略力量所得的利益呢？我們如果翻開世界的歷史來讀，或是到各國去直接視察，就可以知道這些擁有侵略勢力的國家，在形式上固然是很強盛，很發展，而國內人民的痛苦，不見得少於中國。他們經濟上的壓迫，政治上教育上的不平等，社會的痛苦，比之中國往往有過之而無不及。所以現在一般人無條件的承認西方的文化已是登峯造極，似乎只要丟了自己的一切去摹倣人家的一切，就可以強國利民了，不知視這種拋棄了自己民族性，失去了民族自信力而去學人家，所學到的，也祇是一點皮毛的物質科學，而對於奮發自己，喚起民衆，共同努力於爲民族之生存而奮鬥的精神，還是不能做到的。就是

學了一部分，而因為無中心思想，無判斷力的緣故，勢必致於連人家的短處也學了過來，這樣要希望達到民族復興的目的，是決不可能的。近代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基礎，本由於工業發展的結果，由工業發展而產生資本主義，拿資本主義來籠罩一切文化，來支配一切國家社會的勢力，所以資本主義的影響，就是形成個人主義的基礎。由個人主義的發展，在政治方面成為帝國主義，在經濟方面則表示為資本主義，在軍事方面就成為軍事主義，同時因科學物質的發展，又產生了所謂馬克斯主義，和唯物史觀。以物質社會演變之動力，這種個人主義和唯物史觀的兩個力量洶湧的到了中國，就毀壞了中國民族尚義輕利的美德，大家盡量發展個人的占有慾與支配慾，以致現在個人主義在中國能够這樣普遍地流行，為歷史上所僅見。這些講個人主義的人，不問國家民族已到了怎樣危險的境地，總是以自己為本位，替自己來打算，無論做什麼事情，表面上儘管冠冕堂皇，一考其內心的動機，無非是發展個人主義。而他的目的也就是貫徹唯物史觀。這種充分含有危險性的思想，差不多是給國際侵略勢力做一種有力的前驅，影響所及，使整個國家無形分裂，整個的民族不知不覺地成為無數單位的個人，零星地供人家的蹂躪與宰割。自今以後，如果還是盲目的去摹倣，未來的中國民族的前途，那就真是不堪設想了。

現在我們認清上述的利弊，唯一的要圖，就是再不要失了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力，再不要搖動民族文化的精神的基礎。而對於文化建設的前途，就要確定一個中心的原则，這種中心原则，是應該以『建設中國民族時代的文化』這個定義來做我們文化建設基本的原則。

我們知道中國所要建設的文化，一定是要建設中國的文化，認清了中國的文化，然後纔知中國根本有什麼文化，那一種文化是需我們去保持整理與發展，那一種文化是適合中國需要，同時我們所要建設的文化，是中國民族的文化，所謂中國民族的文化，就是不僅要認清那一種文化為我們中國所需要，而且是拿中國整個民族為對象，要用這種文化為中國國家民族從困苦艱難的環境中打開一條生路。從這種文化的發展，能够使中國民族增強民族的力量，充實濃厚

的民族意識，表現奮鬥的民族精神。這種文化，就是我們所需要的中國民族文化。但是在這種中國民族文化的定義上，還須加以『時代』二字，因單是『中國民族文化』這個名詞，往往容易誤會到專門去研究中國的舊學，不問從前的文化好壞是否適合，祇把中國幾千年前的書本生吞活剝的採用了，又走到復古的路上去。所以我們要認識目前所需要的文化，是須合乎時代的文化，這樣纔能把中國固有的文化知道怎樣去整理發揚，而對於西方科學的文化，知道取捨的標準，我們能够這樣去融會消化而建設的文化，纔真能達到民族的生存和發展。

我們現在不盲目地去驚新立異，吸收一切西方的文化，也不能盲目地復古守舊，把中國任何古蹟垃圾，一概完全搬演出來。我們要有根本的觀念，認識一種文化，既有空間性的限制，決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，同時更有時間性的限制，失了時代性的文化，就沒有若何的價值，任何思想或理論知識能够表現牠的有用，對於時代環境一定會發生相當的關係，不是直接的，就是間接的，不是積極的，就是消極的。我們看世界文化的發展，從很單純的到複雜的，從很粗淺的到高深，沒有一件事物不是和當時的時代有關係，與需要和當時的環境相適合。世界文化的優劣長短，是一個最難確定的標準，唯一的標準，就是是否適合某一民族的時代與環境，如果一種文化和時代環境不相適合，無論牠有何優美豐富的内容，爲應自身生存需要起見，或在解決急迫生存危險的時候，也祇能暫時放下，不能顧戀。我們看有多少藝術文化，在太平時候可以很快的發展，而到了國家混亂的時候，爲民族生存起見，就不能不暫時停頓下來。中國現在固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，種種方面的文化都需要整理與發展，但在目前民族生存危險的時候，如果不分輕重緩急，作多方面廣泛的研究，結果或至一無所成，而在時間上也會不容許我們。所以在太平時間可以研究的特種文化元氣，現在不一定需要去研究，至少沒有很多人可以去下這種閒適的工夫。現在我們需要的是怎樣增加一般國民的民族意識，增加一般國民爲生存奮鬥力量，使民族得到生存的安全，國家在世界上得到平等的地位，解放我們被侵略被壓迫的境遇，這是我們的需要，也是我們迫切的需要，我們有了這個原則，對於研究發表一切文化，就可在一個總目標之下，判別自己研究的方向，從這種方向去

努力，這種努力，將來纔可以收穫相當的效果。所以我們相信中國文化的建設，祇有從遠方面去努力，纔不致遠反時代精神。與環境需要發生矛盾的現象也。祇有從這方面去努力，大家多用一分精神才力，就可多得一分效果，直接間接助益國家民族生存奮鬥的力量。而從這種力量的累積，纔可使國家民族前途，得到一條出路，也纔能使中國文化建設發生萬丈的光芒，得到最後最大的成功。

二月十八日在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南京分會成立時講稿

二月二十日時事新報

文化與中國文化之建設

陳立夫

——中央黨部紀念週講演辭——

一文、文明、文化之意義

昔人云，「質勝文則野，文勝質則史。」是言未經人力經營，而保持其原形態者謂之「質」，已經人力經營，而留存人為的形態者謂之「文」。故自然形態，勝於人為形態時謂之「野」，人為形態，勝於自然形態時謂之「史」，而其最理想之狀況，是不太粗野不太造作，合乎自然而又不忽乎人力之形態，故以「文質彬彬」為調整人性之理想標準，而紀錄人力所通之一切成績之工具，遂亦謂之文。

無論自然之形態，或人為之形態，當其形成，莫不經過七個顯明之階段，即中庸所謂「誠則形，形則著，著則明，明則動，動則變，變則化」。誠者真實之存在，言一切組織之單位開始向一中心點安排以自成也。（故曰，誠者自成也。）形者組織之單位逐漸依中心安排妥善，雛形漸具，愈見其真也，著者形態之益見其顯著而能鑒別也，明者形態之狀態全盤顯明，而成為獨立之個體也，動者個體在集體中之動作開展也，變者因動而生內力與外力之搏擊，不斷在互變中進展也，化者變之進展，至某種階段體漸失其原形，而向新的存在，（誠）開始復進而入於新的七階段也。是故（一）以事物之本末終始而言，則自誠而形而著而明之過程，可稱為「體」之形成，自明而動而變而化之過程，可稱為「用」之實徵。（二）以

事物之動靜各態而言，則自誠而形而著而明之過程，可稱為靜態的或內在潛能的安排之時期，自明而動而變而化之過程，可稱為動態的或對外動能的互競之時期。（三）以智識而言，自誠至明之過程，可稱為性之涵養，自明至化之過程，可稱為教之功能。故曰，自誠明謂之性，自明誠謂之教，誠則明矣，明則誠矣。（四）以人力達生存之成功而言，由誠至明之一切成績謂之文明，由明至化之一切成績謂之文化，夫體用動靜性教俱為一元之兩面，又無不在不斷地進展中，互為因果，則文明文化之體態與意義，自能由此而明其內容，西方學者有以動靜以別文明與文化者，有以相為因果以說明文明與文化者，又有謂文明文化為有生命者，諸說紛紜，未得其要，而我國中，庸一書，實已將其因果體用動靜生化累進之理，接之七個階段之演進，闡發無遺，惜乎吾人未能窮究之耳。

中山先生云：「古今人類所以要有不斷的努力，就是因為要求生存，人類因為要有不間斷的生存，所以社會纔有不停止的進化。」在此不斷的生存進化之中，人類對於供應生存之一切資料法則，真不在廣積努力發明與創製，以適應當前時間空間之所需，故必須詳悉物之表裏精粗，以定其本末，洞悉事之因果關係，以定其終始，明悉時空簡要之緩急，以定其先後，此數者皆「明」之果與用也。故凡對於國家固有之一切德性智能典章文物，不能得到一個具體而有系統的觀念，是對過去已明之事物，復歸於不明，亦即不明生命之來自，對於國家現在之需要，不能見其中心之所在，使共向此而努力，是對現在應用之事物，尚屬不明，亦即不明生活之意義，對於國家民族將來自己應走的路線，與對世界所負的責任均茫無所知，是對將來必需之事物，全為不明，亦即不明生存之目的，苟「國之國民，多數對於過去現在與未來均不能自明又不能使人明者，則其國民之生活方式，已不適於環境之生存條件，於己於人均無成績之足述，換言之，即其國家文明之沒落也。吾黨今日之努力訓政者，即期全國國民對於過去現在與未來，均達於明，故以簡明之路線——三民主義簡明之綱領——建國大綱，簡明之方法——建國方略，簡明之事項——七項運動，宣示國民，使大家均知努力之目的，與進行之所由，而共致力於民族國家之自由平等，故訓政者，亦即文明建設之工作也。

化者二物相接，其一或兩俱變其形態性質之謂也，故凡不能接受他人之所長，以補己之所短，愚而自用者謂之頑固不化。凡食物入胃，或智識入腦，不能取其精華，去其糟粕者，謂之不消化，凡事物之保守常態，謂之無變化，適應環境光大生命，謂之進化，由此而知祇知保守固有知識與資料，以自滿而不顧時間空間之需要者，亦可稱為頑固不化，一味效法他人，不問長短，削足適履，而不顧民族特性之適應者，亦可稱為不消化。頑固不化是無進展，不進則退，不消化則為有病，病重則致於死，二者均非生存之道，古人所謂「萬物化生」，蓋言萬物無不在生，亦無不在化，在不斷的變化中，求生存求進化也，是故對於祖宗之遺產妄自尊大，而不以人力擇善而從，不善而改，以應中國現時代與環境之需要者，謂之「文存」，「不能謂之有文化，對於外來之貢獻，妄自菲薄，不以人力取其精華，去其糟粕，以成中國現時代與環境之需要者，謂之「文侵」，不能謂之有文化。苟國家盡以妄自尊大，與妄自菲薄之人，從事機械性智能之領導，中國尙有何文化之可言耶，更何能以此建民國進大同耶，我故曰文化建設運動者，恢復民族自信力之運動也，而自信則又從自知始，亦即文化與文明之關係，不明過去，不知己之所有，不明現在，不知人之所長，不明將來，不知人之所長，能以己之所有，加取人之所長，以應人之所需，因而產生之生活知識與資料謂之中國本位之文明，以上述所生之文明，不斷的貢獻人類而不讓，同時不斷的受人類貢獻而不拒，時時造成適合中華民族自身的生存，與全人類共生共存之結果，謂之中國本位之文化，吾黨之組織，即期以此發動機來產生偉大的力量，更宏發此力量，以滿溢舊日之腐朽，涵育今後之生機，宣傳主義，以使人「明」，「開化人心，以使人「化」，「三民主義者即以中國為本位之文化建設綱領也。故以如此之信仰建設國家，則國家得其生存，貢獻世界，則世界得其進化，中國本位文化建設之主義，其在斯乎。

二 中國文化將如何從事建設

我們不能否認人對人類所負之責任，亦不能否認民族對世界所負之責任，但人必先自己承認是具有獨立之人格，然後纔能有所貢獻於人，民族亦必先自己承認是具有獨立的民族特性，然後纔能有所貢獻於世界，未有己不立而能立。

人者，未有己不明而能明人者，更未有己不化而能化人者，有諸己而後求諸人，無諸己而後非諸人，此乃天經地義之原理也，適者生存，化者生存，亦不變之原理也。

故吾人必問「中國的文明是具有什麼特徵，」「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是什麼，」「中國將來對世界應負些什麼責任。」

欲知乎此，則科學之方法尚焉，蓋「科學者統系之學也，條理之學也，」其於事理，則運用分析演繹歸納推論諸種方法，使事理之隱晦者易明，定理之複雜者易清，事理之紛亂者易整，殆「凡真知特識，必從科學而來，」其於事功則「從知識而構成意像，從意像而生出條理，本條理而籌備計劃，按計劃而用工夫，無論事物如何精妙，工程如何浩大，無不指日可以變成也，」（孫文學說）故欲明過去文明之特徵，必須運用科學方法，以整理固有之文物，欲應現在之需要，必須以科學知識，充實現在之社會，欲盡將來之責任，必須以科學精神，創造未來之生命。

我中華民族立國於世，有史足徵者已五千年，先民羣路權衡，從各方而奮圖努力，以奠定民族生存之基礎，典章文物，俗尚禮教，乃至一切生存之方法與工具，所遺於我人者至豐，我人將為坐吃山空之敗家子乎，抑將為克紹箕裘之賢兒孫乎，夫有遺產而不知經營者，人恆譏之為守財奴，有文明文化而不知廣續發揚者，吾人亦可名之為守文明奴，守錢奴徒陷己身於庸弱，守文明奴亦必陷己身於庸弱，此近百年來中華民族所以迭受外人之侵凌者，國不止甲兵之利不如人，其故有由來也，故吾人今日必須幡然覺悟，確樹民族自信之心理，既不安自尊大，舉祖先遺留文物以自豪，亦不安自菲薄，視歐美所創章制，為惟一之環寶，以自己創造之精神，貢人類享用之信仰，運用科學方法，對於過去文化，切切實實下一番整理工夫，其不適者棄之，其仍適於今日之環境，且有實現之可能者，發揚光大之，其原意可採，方式已非者，例如神道設教等，則斟酌改良之，同時採取歐美之所長，以補吾之所短，總期推陳出新，化生為熟，以適應民族今日與世界未來之需要，則中國本位文化之建設，對於過去可謂盡其責矣。

自清季以來，我國人士對於科學之運用，亦已漸審其重要，顧其始也，老士大夫斤斤於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，以爲科學之所貴，僅在練堅甲，利兵，而不明文明之有體而無用者，其體之弱，可想而知，蓋體用實一元之兩面，不能截然劃分也。及後所知之科學知識較博，所究較深，則又瞿然於歐美物質文明之發達，盡力模仿，盲目追求，造成厭惡自己，崇拜他人之普遍心理，而民族自信力全失矣，此輩學者，大都出於仕宦之家，復以就學於城市之故，所見所聞所安所習者，無非城市情形，於是於不知不覺之中，用其所學，幾盡爲少數工業城市謀畸形之發展，新式教育之結果，亦徒以造成如許四體不動五穀不分之新士大夫，城市之享樂者而已，吾我國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人民業農爲生者，於不問不顧，醫藥也，教育也，交通也，娛樂也，幾無不以城市爲對象而創作，於是乎農村苦矣，國中既充滿如此滑稽之現象，是政治教育法律種種，幾爲少數國民所有，爲少數國民所享，爲少數國民所治，與多數國民之利益不相關，則由是而生之文明，豈尙合乎中國本位之所需耶？無怪乎一方面最少數城市之消費者，出門閑遊，已有一九三五年式之汽車，供有消費，而一方面絕大多數農民謀生所用之騾車，大板車，猶是漢唐本色。一面已有美奐美輪之洋房，一而乃編茅堆土，以蔽風雨而不可得。吾人即認此少數城市之高度物質生活爲文明，則所文明者亦祇沿海之一粟，與整個民族國家有何大裨益耶？故吾人今日而言建設文化目標，必須周及於全社會，而明其重心之所在，至其進行方式與方法，則不妨以環境情況之不同而異其趣，譬如行車，城市大道坦坦，車行如矢，汽車之製造與管理等，未始不需講求，而鄉間載泥運貨之大板車騾車，數在幾百萬輛，裨益於農民生活者至薄，尤宜參以科學之理，加以改良，譬如音樂，城市聚會良易，大庭廣衆可藉樂器之合奏，無線電之設備以廣播，而鄉國割牧重牛，背一笛橫吹，飯後農閑，胡琴一試，藉以怡情養性者，其需要亦至切，無線電事業誠宜極力推廣，而胡琴簫笛亦宜講求。總之，吾人以科學知識充實社會，是充實社會之全部，不宜有所偏注，吾人應以「多數人現時能享用者，纔是最好的」一語，爲從事工作之先決信仰，蓋多數人之文化程度提高，能如是則自不至祇顧少數工業城市之發達，而棄絕大多數之農村如敝屣也，中國以農立國垂數千年，農民生活之否泰，農業教育之興衰，農事指導之緩急，即商業之發展，亦豈能離農業鑛業

而言，舍本逐末之所爲，一切政教，盡成虛設。不明不化，離生存之道遠矣，如僅憑若干城市消費現象之發達，以作文明進展之表徵，是顧重腳輕，隨時可倒，危險亦孰甚焉。故今日之一切措施，應以國防生產爲中心，亦即昔人所謂足食足兵之意，而充實其自衛自給的力量，使農村文化程度得所提高，始可謂爲中國本位文化之建設，對於現在盡其實矣。

生活的目的，在於增進人類之生活，生命之意義，在於光大民族之生命，吾人今日建設文化，必須預爲將來之光大計，故一面應盡力發展科學，使青年悉得科學知識與方法之薰陶，養成有系統之思想，有組織之能力，有正確之觀念，有敏捷之行動，以期迎頭趕上世界科學的文明，光大中華民族之生命，一方面尤應注意道德之涵養，使隨科學之發達以並進。蓋科學發達，製作日精，利用自然與機械之能力亦日偉，施之爲善，可以益人，施之爲惡，亦良足以害人，故必須慎其施爲，正其操守，科學之增進是智也，道德之涵養是仁也，有智而無仁之文化，必陷人生於慘酷機械，有仁而無智之文化，亦陷人生於虛弱愚蒙，「智以及之，仁以守之」之文化，方真正有利於國家，有利於世界，中國素爲崇尚道德之民族，若能建科學於道德基礎之上，科學始爲人類之福星，此種責任，惟中國人能之，亦惟有中國始能以此對世界作偉大之貢獻，中國本位文化之建設，亦必如此，方能對於未來，完成其「以建民國以進大同」之重任也，是故中山先生所昭示於吾人之「將我國固有之德性智能，從根救起，對西方發明之物質科學迎頭趕上」二語，實是爲中國本位文化建設之方針與方法也。

盡人力之所通，以明過去之所有，以明現在之所需，以明將來之所向，以建設光華燦爛之文明。盡人力之所及，取祖先遺留於吾人之一切典章文物而化之，採世界各國貢獻於吾人之一切智能方法而化之，創造吾人現時代環境之所需，準備世界未來之所求，不使之食古不化，亦不使之食今不化，以建設光華燦爛之文化，中國本位之文化建設之目的，庶其近焉。

文化叢書月刊第一卷第八期

由文化發達史論中國文化建設

樊仲雲

由文化發達史論中國文化建設

一三